

叶落暮年，与岁月言和

绍言(徽山)

初冬的北风携寒掠过枝头，冬叶便赴一场从容的告别。不似秋时那般浓墨重彩的绚烂，冬叶的飘落，是无声的默契——泛黄的脉络里浸着岁月的沉香，一片、两片，旋着细碎的弧度坠向大地，无半分仓促，唯有随遇而安的澄明。

巷口的藤椅上，老人裹着厚棉袄静坐，目光追随着落叶翩跹。脊背不复当年挺拔，手脚也添了几分迟缓，恰如枝头将落的叶，褪尽了青涩时的鲜妍，却在时光的打磨下沉淀出温润的光晕。阳光穿过疏朗的枝丫，在他花白的发间缀满细碎的金斑，也为满地落叶镀上一层暖芒。叶的轻舞与老人的静穆，在冬日午后凝成一幅安稳的画，落笔皆是岁月的温柔。

老人从不急着清扫，反倒缓缓起身，踏着松软的叶堆徐行。脚下的落叶发出细碎声响，似低低的絮语，诉说着一整年的风雨晴和。他弯腰拾起一片完整的叶，指尖摩挲着干枯的纹路——那些深浅不一的沟壑，多像他脸上的皱纹，每一道都藏着光阴的故事：叶的故事，是抽芽、展叶、承雨、沐阳，终归于尘土的从容；老人的故事，是少年意气、中年奔波、成家育子，终归于平淡的通透。

偶有孙辈嬉笑着跑来，踩着落叶追逐打闹，老人便驻足而立，嘴角漾开温和的笑意。落叶被踩得愈发细碎，却依旧安然，正如他望向孩子眼神，无半分计较，唯有满心的包容。他知晓，叶的飘落并非终结，而是为枝干卸下重负，待来年春风起时，再绽新绿；而自己的暮年，也不是落幕，而是卸下尘嚣，与家人相守、与岁月言和的静好时光。

冬叶辞枝，是自然的从容；暮年安然，是人生的沉淀。它们都曾以热烈的姿态绽放过生命的光彩，如今以最平和的模样，拥抱当下的每一寸光阴——拥抱阳光的暖意，拥抱清风的轻拂，拥抱身边人的陪伴。落叶归根，是对大地的馈赠与反哺；老人安度晚年，是对人生的圆满与回响。

风又起，一片叶轻轻落在老人肩头，像时光递来的一封缄默的信。他抬手拂过，指尖的温度与叶的微凉相融在暖阳里。原来，叶的飘落不是萧瑟，人的暮年不是怅惘，皆是岁月的馈赠。不必叹光阴易逝，只需静下心来，与这份沉淀的美好温柔相守，在慢下来的冬日里，读懂生命轮回的深意，悟透岁月从容的哲学。

故乡有岸

朱存虎(邹城)

宁波博物馆静卧在鄞州公园旁，远远望去，像一座青灰色的、被时光磨去了棱角的山丘。

午后的阳光淡淡地洒在斑驳的墙面上。这些从旧城改造的废墟中抢救出来的砖瓦，每一片都承载着深远的历史记忆——或许有唐宋的旧砖、明清的碎瓷，因为它们来自宁波百姓童年奔跑过的巷弄，来自寻常人家的屋脊与院墙。

用手触摸墙壁，指尖触及一片冰凉的青瓦时，仿佛有一股历史的潮水奔涌而来。那弧线的曲度，那被风雨啃噬出的细微缺口，那沉默的颜色，与老家天井里漏雨的那一片何其相似！童年的雨季，我就坐在那样的屋檐下，看雨水顺着青瓦连成晶莹的线，在石阶上砸出小小的坑洼，空气里满是苔藓与泥土苏醒的气味。

我的目光贪婪地抚过整面墙。那是怎样一幅用废墟拼贴成的“历史”啊！那片带着烟痕的方砖，也许来自某户的灶台；那几块印有模糊阳文的城砖，或许曾砌在灵桥旁某段老城墙的基座；还有那些带着暗红花纹的缸片，定是某个月湖边的大户人家，曾用它盛放过

清冽的湖水与脆嫩的雪里蕻……每一片，都曾是一个家的穹顶，一道墙的骨骼，一段生活的见证。它们本是离散的，是记忆的碎片，是“过去”的遗痕。

我们的乡愁，常常是无枝可依的飘絮，是午夜梦回时一缕抓不住的淡香。我们怅惘于高楼的玻璃幕墙映不出旧时月色，叹息于仿古街区的崭新门楣嗅不到历史真实的包浆。而在这，这堵墙却不容分说地将“真实”的过去，夯实在你面前。它告诉你，乡愁不必是虚空中的捕风，它可以如此坚实、粗朴，带着泥土与火焰余温的存在。

离开时，暮色已为这座“瓦片山”镀上温柔的锈色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设计师王澍以普利兹克奖的视野与匠心，不只为世界指出一条建筑奇径，更为我们这些失乡的现代人，找到了一种最笨拙也最深情的安慰。他将“废墟”化作基石，让“消逝”得以栖居。

他建的，何止是一座博物馆。他建的，是一座灵魂的灯塔，让所有在时代狂飙中离散的记忆之舟，望见这片由旧瓦砾燃起的、永不熄灭的暖光时，便知：故乡有岸。

等一场雪的约会

刘晓玉(徽山)

朋友昨天告诉我，快要下雪了。这消息如一束微光，瞬间点亮了心底的某个角落。

我所在的城市，雪是不常来的客人。所以每次听说要下雪，心里总会泛起一层柔软的期待。上次下雪是那年的12月12日，那天下午，同事忽然说：“外面下雪了呢。”我抬头望向窗外，果然有细碎的白色在飘。可手头的报告还没写完，那时我想，等忙完就带孩子们去玩雪。

可等我真正站到窗边时，雪早已停了。那天晚上，孩子们在楼下玩了好一会儿，还不忘抱回家一个大雪球，满满一盆。女儿拉着我的衣角问：“妈妈，下次下雪，我们能一起堆雪人吗？”我说：“能，一定能。”这句承诺，像一粒种子，在她心里生根，也悄悄埋进了我的日子。

所以这次朋友一说快要下雪了，我立刻想起了那句话，特意去超市给孩子买了新手套，家里还有两个小桶，我又添了两把小雪铲，把这些都放在阳台的角落里。

在等待的日子里，我常会想起小时候的雪。我在北方长大，记忆

中雪是常客，往往十二月初就开始下。早晨醒来，世界常常是静悄悄的白——屋顶是白的，树枝是白的，院里的石磨是白的，连晾衣绳也裹上了一层毛茸茸的白边。

那样的清晨，妈妈会早早起来生炉子。我们躺在被窝里，能听见她轻轻的脚步声，柴火在炉膛里噼啪作响的温暖声音。等屋里暖和了，她才唤我们起床。棉袄棉裤早已在炉边烤得热乎乎的，套在身上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柴火香。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冲出去玩雪，手刚碰到雪时是刺骨的冷，可玩着玩着就热了。

如今站在窗前等雪的我，与当年在雪地里奔跑的我，已隔了二十多年的时光。对雪的喜爱没变，心情却不同了。远处的楼窗亮着暖黄的灯，一格一格的，像落在地上的星光。我伸手试了试空气——真的冷，也许，雪真的要来了。

躺下后，我许久没有睡着。但无论怎样，这份等待本身，已让寻常的日子有了一层淡淡的光泽。它让我慢下来，留意天空的变化，回味从前的冬天，期盼一场简单的快乐。

静心

田秀华(任城)

“小爱同学，闭嘴！”我一边喂宝宝喝奶，一边扭头没好气地呵斥。小爱顿时安静下来，啾啾哼唱的流行歌曲戛然而止。

“说话别这么冲，就算对机器人也要有礼貌。”丈夫略带责备地看了我一眼。五个月大的外孙也停下喝奶，睁着亮晶晶的眼睛望过来。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捂住嘴，哑然失笑。

小爱同学是女儿买的小米智能助手，能语音交互，查天气、放音乐……有求必应。

我一向慢热，对电子产品接受得总比别人晚半拍。刚接触小爱时，却被它的灵敏与便捷打动。每天，我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它天气怎么样、该穿什么衣服，语气始终温和。可这几天，我怎么就失去了耐心？

是做家务太累吗？不像。洗衣有洗衣机，拖地有扫地机器人，买菜用叮咚或盒马，手机一点，十几分钟

就送上门。是看“鲁地文艺”微信群里文友你追我赶、创作热烈，自己却迟迟没有动笔？

不，这些都不是理由。说到底还是两个字：心懒。

柴米油盐、一日三餐，是大多数人的日常。日子在冬暖夏凉的温馨里静静流淌，本该是花见花开、人见人爱的满足。但我们常常习惯了这份平凡的安稳，觉得一切理所应当，不再心生感恩与欢喜。反而总为些鸡毛蒜皮莫名恼火：没拧盖的牙膏、沙发上的臭袜子……一种无形的负面情绪拖住脚步，让人更容易疲倦。如此恶性循环，终于在某刻爆发，让原本平静的日子染上一缕压抑，无故影响了自己与家人的情绪。

静下心来想想，真该为眼前这般安稳感到知足和感恩。把叮叮当当的锅碗瓢盆当作享受，将洒扫庭除视为修行。感恩每一天的阳光普照，也感恩每一场细雨的无声滋润。